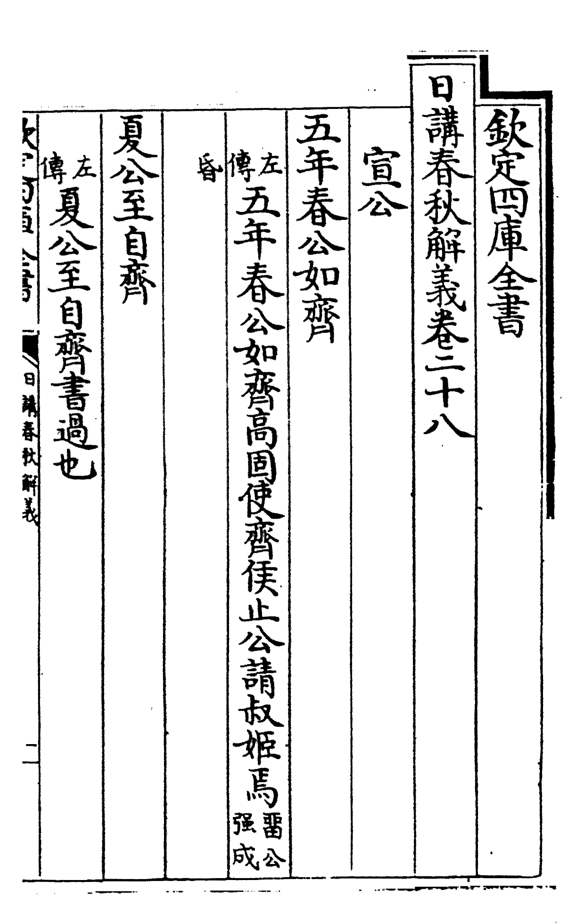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八

宣公

五年春公如齊

左傳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習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傳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齊魯接壤而踰時乃歸下書高固之逆叔姬經雖諱止公之迹而比事以觀其實固不可揜矣以見止而連昏於齊臣降尊失列辱及先君乃行飲至之禮於宗廟是謂失其本心左氏特發書過之義以此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氏無子字

左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

穀梁傳 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見莊二十七年莒慶傳

叔姬稱子别於先君之女也諸侯嫁女於諸侯則公自主之其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主之公自主然後書於策今書高固來逆是公自主之明矣以千乘之君見偪於齊大夫彊昏而不敢違焉輕朝廷慢宗廟蓋由身爲不義藉勢於彊鄰故非禮相干忍辱而無所避之也

叔孫得臣卒

得臣之卒不日史失之也胡氏安國據何休之說謂得臣不能止仲遂之逆謀故春秋削之非也仲遂身為大惡而卒書日季孫行父助逆尤力而卒書日何獨岢於得臣乎凡以日不日為襃貶皆傳者之誤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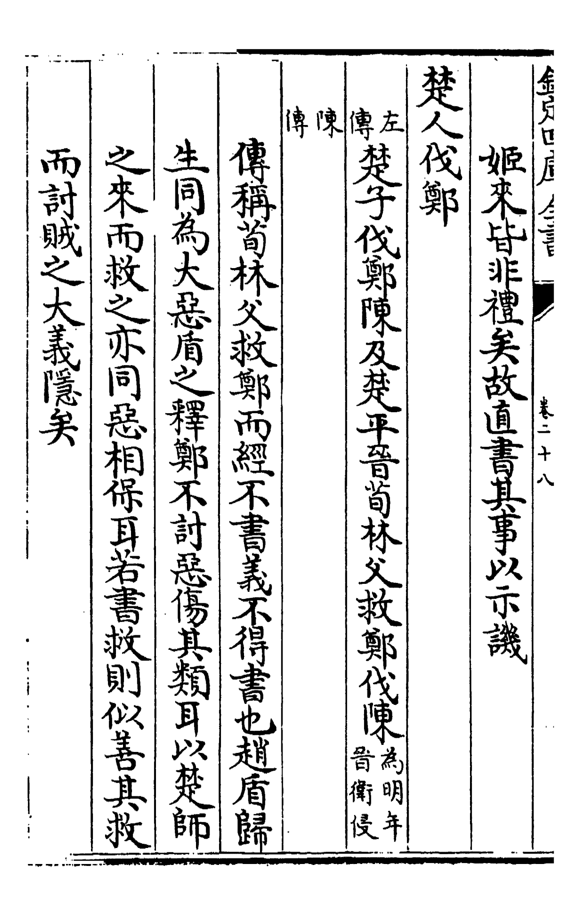
左傳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畱其送馬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

以示譏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大夫私事不當書）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

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

反馬之禮當遣使不當親來女子歸寧當在間歲不當在踰月大夫非君命不當出境則高固與叔



姬來皆非禮矣故直書其事以示譏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傳

傳稱荀林父救鄭而經不書義不得書也趙盾歸生同為大惡盾之釋鄭不討惡傷其類耳以楚師之來而救之亦同惡相保耳若書救則似善其救而討賊之大義隱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公羊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禮公族朝于內朝親親也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諸大夫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笑樂）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自內朝至外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荷負也畚草器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恐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為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赫然已支解之貌）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摯謂傍擊頭項）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

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欲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欲拒之使不復言也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本欲諫君以君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

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拔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

周狗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以足逆蹋曰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令升車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言吾君誰為興此甲兵豈不為盾子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欲令盾免去不望報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

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穀梁傳 元年穀而令更侵之

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之即楚可知矣陳鄭每相視以為向背鄭穆公暮年棄楚歸晉本謂晉可託國及歸生之亂坐視不討是以陳有離心受伐受侵而終不為晉屈也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杜注河内平皋縣今河南河内縣東南有故城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晉滅狄傳

秋八月螽

螽蝗屬食穀者劉歆謂貪虐取民則螽宣公身為不義朝齊伐莒賦歛日繁戾氣應之經書於策示

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也

冬十月

附錄冬名桓公逆王后于齊名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為成二年王左傳

甥舅張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之離䷝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桓子良夫）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好）

穀梁傳　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來盟者先有約言復遣使邀結也宣公專意事齊不通於晉晉將合諸侯故使衛通魯俾預於會魯以事齊恐晉蓄憾故使良夫來結言而力任其無

咎也然黑壤之盟公卒見辱盟何足恃哉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杜注萊國東萊黄縣今山東黄縣有萊山東南有萊子故城

左傳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故詳其出以例别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萊近於齊與魯無怨齊志在并兼後卒滅之而還于郳則其伐萊不過陵弱暴寡之師耳宣公屈意

從齊助人為虐不知自愧而策勲於廟是誣其祖也且螽災之後妄興師旅征役怨咨薄陰陽之和故大旱繼之比事以觀而公無恤民之心具見矣

附錄左傳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晉地一名黃父今山西沁水縣西北有黑嶺）

左傳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宋子公弑靈公故謀從晉以求媚）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

桓公周卿士將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别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據左氏晉人止公于會以賂免而不得與盟經不書蓋舊史無其文也先儒以為孔子諱之而曲為之説誤矣晉靈公之篇諸侯之會同皆不序以靈公幼稚雖與盟會實趙盾專之黑壤以後晉始有君復序諸侯是則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

者耳

八年春公至自會

見止踰年以賂得免危而獲安故告廟而書於策

宣公篡立依倚於齊晉之間每見止辱竝以賂免

屈身辱國亦甚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黄齊竟上地

公羊傳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

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

也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况于疾乎

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知有已不知有人雖君命鄰好不復顧念而惟直行已意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得專命而還也

至黄乃復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乃者無其上之詞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垂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平陰縣境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事在文十八年然則曷為不于其弒焉貶于文則無罪于子則無年此解文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言若于十八年加貶則嫌有罪于文公無罪于子赤矣無年言子赤之立即在文十八年當喪未君不及改元故曰無年

穀梁傳為若反命而後卒也先言復後書卒則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不使其違命專歸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䟽之也何為䟽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弒子赤例應不書卒不䟽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

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當去籥萬以終祭事言今不然有事者時祭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仲遂卒於此日而下有猶繹去籥之事也遂何以不稱公子而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季友有援立之功僖公德之仲遂主簒弑之謀宣公德之皆生而賜氏變易王法以開世卿擅權之漸魯政自是衰矣翬不書卒而遂書卒何也既誅首惡以存王法則

其餘從同與桓不書王而宣皆書王同義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萬者何干舞也干謂楯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籥者何籥舞也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

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旦日明日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為卿卒而變常禮譏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復祭以賓尸也萬舞無聲籥則有聲者也魯以仲遂甫卒故萬入去籥猶者可已之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恐君哀戚所以重宗廟也不繹者以厚股肱所以礪臣節也仲遂弒君宣公苟知大義則始宜正

亂賊之誅旣與之同惡而任為大夫則終當循遇
臣之禮至於萬入去籥又非所以盡事先之誠直
書而其義皆著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羊穀梁俱作熊氏

敬嬴稱夫人自成風以後遂為魯之故典也春秋
於風氏始卒凡四貶之於嬴氏無貶從同也然既
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比事以考
之則出姜為文公夫人而敬嬴之非嫡明矣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

晉所以為盟主者以其安內攘外修方伯之職也自趙穿侵崇秦晉之爭復起晉人但知連白狄以攻秦而不知楚人狡焉啟疆國勢益張中夏諸侯將折而入楚適足以自困也下書舒蓼之滅比事以觀而晉之失圖具見矣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舒鄝杜注舒蓼二國名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蓼已滅于楚見文五年此即如舒鳩舒庸蓋一國也今江南廬江縣西故舒城是其地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滑水名當在今江南廬州府東境水之隈曲曰汭蓋楚拓疆至滑汭之界盟吳越而還吳國今江南蘇州成七年始見經越國今浙江會稽昭五年始見經傳言楚疆吳越服從

楚人觀兵問鼎知晉不足忌乃滅舒蓼盟吳越其謀益遠其勢益張然後北鄉爭權此陳鄭所以不支而晉卒為所挫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附録左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嬴公羊穀梁作頃熊

左傳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

敬嬴薨稱夫人葬稱小君與成風同義然子般閔公之弒非成風所知也敬嬴則與聞乎故矣春秋

於成風特文以著其過而敬嬴無異文以其不待

貶而惡見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 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曲禮云凡卜筮喪事先遠日辟不思其親急欲葬也今若冒雨而葬是亦不思其親矣故舉以證其合禮

公羊傳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楚女熊姓謚曰頃而者何難也乃者何言定公書日下昃乃克葬難也難者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言雨具未備非君喪之制）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此日中克葬足乎日故云緩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故云乃急辭也是二文相對為緩急也）

雨不克葬譏無備也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乎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乃者難辭承日下昃而言也此曰而克葬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胡氏安國以雨不克葬為敬嬴陰謀篡弑之咎徵非也孔子合葬於防以雨甚而墓

崩亦得謂咎徵乎春秋之義平易正直而以曲說附之過矣

城平陽平陽杜注泰山有平陽縣今山東新泰縣西北平陽故城是也

左傳城平陽書時也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故雖時亦書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强

舒蓼楚之與國無罪而見滅此陳所以懼而叛楚也使晉君臣能恐懼改圖内修政教外彰信義以固諸侯之心尚可以遏楚鋒而力疲於秦交疎於齊宋故不能禦楚以保陳鄭而霸業為之頽惜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宣公即位九年兩朝於齊今又親往於周則不聞入見待其來徵而後一遣大夫往聘傎矣且諸侯宜朝正於王今正月朝齊夏乃聘周悖慢尤甚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齊侯伐萊

狄比侵齊不敢報而亟伐萊畏彊凌弱之情見矣

秋取根牟根牟杜注東夷國琅琊陽都縣東有牟鄉在今山東沂水縣南

左傳秋取根牟言易也

公羊傳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乃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

根牟小國也在魯東界經諱滅言取與取鄟取邿同義

八月滕子卒

左傳 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

此滕昭公也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是書子亦時王所黜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討陳而先會于扈者以陳被楚兵晉不能救或從楚非其本願故會以待之待而不至則伐之為有名然晉實不能庇陳俟楚之歸而釋憾焉義豈足以相服哉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

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傳 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 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傳例諸侯正卒則日不正則不日踰竟亦不日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衛二君何以卒而不葬魯不會也良夫之盟衛

欲為晉致魯及黑壤見止懷憾實深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

宋人圍滕

左傳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滕方有喪禮宜弔恤乃用衆以圍之不仁也晉政不競諸侯私相侵伐觀齊宋之擅兵則知不能禦楚之由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自是晉楚交伐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傳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栁棼栁棼杜注鄭地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五年晉荀林父帥師救鄭經不書以鄭方有弑君之亂也據明年傳載鄭人討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此年歸生已斃矣故録晉之救凡此類乃

筆削之精義非舊史所能與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羊穀梁作泄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 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 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 衷懷也衵服褻衣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衵服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遜

穀梁傳　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于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殺其大夫見洩治不失其官守也胡氏安國主左傳家語謂洩治仕於亂朝懐寵不去非孔子所取誤矣邦

無道危行言孫為不仕而高尚者言之也人臣以身許國既受事任不獨緘默取容以立辟為戒乃鄙夫之術即潔身而去亦卑賤踈遠之臣則可耳黄氏仲炎以為非孔子之言其見卓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左傳 十年春公如齊

比年朝正即用此以事周亦過六年一朝之制矣屈體以諂彊鄰辱國莫大焉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比年朝齊故

公羊傳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　據歸讙及闡齊已取不言我　言我者未絶于我也曷為未絶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

穀梁傳　公娶齊齊繇以為兄弟反之　齊繇以婚姻故還魯田歸之黨為婚兄弟　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宣公德齊惠之援已順其所欲既賂以田復以女

妻其臣會兵伐萊每歲往朝故齊侯悦其屈諂而歸濟西之田其曰我者濟經齊魯有魯濟有齊濟所歸之田乃魯濟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崔杼齊大夫高國二氏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

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春秋因之不改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姓下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

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據齊高無咎出奔名此書崔氏與隱公三年書尹氏同貶曷為貶據外大夫奔不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故重發之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出奔而書崔氏蓋盡族而行且告以氏不以名也
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以其宗彊故
春秋特舉氏乃辨之早非也左氏見襄二十五年
齊崔杼弒其君因謂出奔者即杼不知此距杼之
為逆凡五十有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為大夫
不聞杼之年壽遂致耄期若以世卿少而得政則
奔時年未及冠不宜遂逼高國左氏所傳恐未可
盡信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公如齊止此

左傳 公如齊奔喪

宣公於匡王之喪不奔欲舉郊祀而奔齊惠公之喪匡王之葬使微者往而以貴卿葬齊惠公蓋濟田之歸重以為德故聞喪而奔以報其賜也魯之事齊過於天王而齊之視魯不啻附庸其反易天常而無忌憚甚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子陳大夫）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弑君之賊既得其主名則直書以正亂賊之罪春秋常法也先儒多為曲說胡氏安國所謂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亦非本義蓋春秋於見弑之君皆不言所由與大夫出奔不言迹者同義皆深探其本以為世戒也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春秋時諸侯每閒霸國之多故以陵小弱故宋之於滕齊桓卒而執其君晉政衰而圍之伐之以逞志焉胡氏安國責宋不能討陳義雖正而遠於事情宋鮑與聞乎弒以篡得國而責之討賊誤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魯宣深德齊侯之定其位而又歸濟西田故生則

屈謟以事之沒則親奔其喪又遣貴卿會葬焉歸父仲遂之子也父主篡弒子擅國權外結彊鄰內逢君惡亂臣賊子交得其志恣行非度豈非王綱縱弛九伐不行而霸政亦衰之故與此孔子所以不沒桓文之功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怒故與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晉霸之衰皆由趙盾專政庇其同類齊魯宋鄭弑君之賊皆置而不問故諸侯皆有離心今陳有弑君之賊若晉能合諸侯以討之則桓文之功立就矣何患鄭之不服乎乃率三國以爭鄭而以討賊遺楚晉可謂無人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聘止此

左傳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康公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于劉

公羊傳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據叔

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子者王子也天子不

言子弟故變文書季繫先王以明之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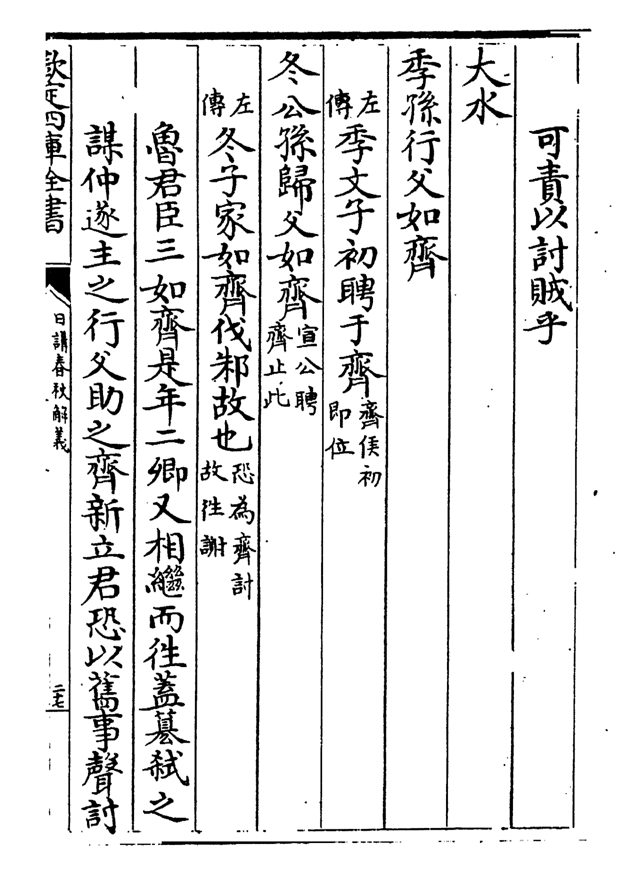
宣公篡立至是十年不朝於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使微者葬匡王而貴卿葬齊侯縱王討不加絕不與通可也乃使王季子來聘不亦悖乎自是王聘不見於經非孔子削而不書蓋諸侯不以王命為重輕而王亦不復遣使耳寥

寥百有餘年而後石尚以歸脤録自是天王之名號亦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羊作蘱杜注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今嶧山在鄒縣東南蓋縣治徙山北也

左傳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如齊傳

魯之伐邾取繹與宋之間晉而伐滕同胡氏安國皆責以不能討陳夫禁暴誅亂王者之師其次惟霸主乃能假之魯宣簒弒之惡視宋鮑有加焉豈



可責以討賊乎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 季文子初聘于齊（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

左傳 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恐為齊討故往謝）

魯君臣三如齊是年二卿又相繼而往蓋篡弒之謀仲遂主之行父助之齊新立君恐以舊事聲討

故諂附以自託耳左氏謂歸父之使以伐邾故恐猶未得其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

魯君臣事齊甚謹未聞報聘今齊侯喪未踰年而命使來魯蓋議連兵伐莒故若是其亟也居喪而聘鄰國考之於禮雖無明禁然以春秋所書按之王聘及求金不稱王使而齊侯稱使則惡其即吉

而親命聘使可知矣

饑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王政以民食為重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杜注潁諸侯之師戍鄭

左氏稱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先儒據此謂經削晉救意不以楚為罪皆由誤

以稱爵為褒故曲為之說耳經所不書有可據傳以為義者必於經有考也元年經書趙盾救陳而傳兼救宋覸宋公旋會晉師于棐林則傳所稱救宋為得其實而經削之以宋有應討之罪而不當救可知矣下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是冬傳稱晉師救鄭逐楚師諸侯畱戍非其實矣

附錄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靈公初謚

凶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　卷二十九至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貢生臣任之墢

謄錄舉人臣馬衍宗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九

宣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注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在今河南陳州西南

左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是時楚莊盛彊主盟中國蓋齊晉方有事於莒狄各營其私置亂賊而不問陳鄭知中國不足恃故折而附楚也

附錄左傳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郔郔杜注楚地在今河南項城縣境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杜注楚邑在今河南真陽縣境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作具築平板榦榦楨也墻兩頭立木

板在兩旁障土者平等其高下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邇均勞逸略基趾略行也趾城足具餱糧餱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杜注狄地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彊故服役衆狄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作德莫如勤非勤何

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陳夏徵舒為亂楚方伸大義於天下晉為霸主乃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卑亦甚矣直書其事深譏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據下入陳稱子貶曷為貶據徵舒有罪

不與外討也（辟天子）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雖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傳　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據入國乃得殺）外徵舒于陳也其外徵舒于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若書楚子入陳）

殺夏徵舒則入者内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故先言殺

丁亥楚子入陳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徵舒在株林為陳南邑楚莊先經其地執而殺之而後入陳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之文也然當時楚實利陳後雖聽申叔時之説能復封陳而置夏州納亂臣存亡興滅顧若是乎舜跖之分其始在

善利之間耳討賊者衆人之公義故殺徵舒書楚人縣陳者一人之貪心故入陳書楚子罪人既得其入也何為哉胡氏安國謂不書取陳而書入為末減之辭非也楚實未嘗取陳以實書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左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

公午申叔時使于齊（申叔時楚大夫）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

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謂譬如取人物于其懷而還之為愈于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示討夏氏所獲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而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寧儀行父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輔相鄰國

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曰猶可者明鄭國之君無輔相之道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昏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

二人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楚子不殺而反納之必因其來奔許以陳輸楚故使執其國柄為主於內而陳自是從楚不敢貳則其無誅惡之實心不可掩矣孔寧儀行父之奔不書必孔子削之也書奔則習其讀者或疑二人能請討於楚而其惡隱矣

附錄左傳　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據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君子辭也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間內外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弒逆之賊人皆得討蓋綱常所在非有彼此之殊也徵舒雖為楚殺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憾矣故靈

公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宫臨哭也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退師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

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夷比也楚滅九國以為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以傳考之凡入國者必陵暴殘毀有所俘獲楚子入郭門至于逵路而退師許盟秋毫無犯義不得書入胡氏安國謂即其國都而書圍為從輕典非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杜注鄭地今河南鄭州東有邲城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

先縠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克郤缺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書欒盾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嬰齊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嬰齊兄韓厥為司馬韓厥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父曰無及于鄭而勦民勦勞也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武子士會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無釁不可動楚軍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楚武王始更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蔿敖孫叔敖宰令尹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

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謂旌旗畫物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

頌篇名美武王能導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者昧也者致也致討于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競強也言克商功業實無強也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龜子曰龜子先穀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龜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

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為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兌是法敗盈而以竭水以盈為功竭則敗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遏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彘子尸之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

曰（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沈縣名或作寢杜注寢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子反公子側）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

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廻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管杜注滎陽縣東北有管城在今河南鄭州北敖鄗杜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有敖山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

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于曰也）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

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令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

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咎指彘子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主賓客之官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

國之迹于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折馘斷耳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麇興于前射麇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麇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潘尫子）及滎澤（滎澤杜注在滎陽縣東）見六麇射一麇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即潘黨）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于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獻子郤克)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詩小雅元戎戎車在前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二子楚大夫唐杜注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有上唐鄉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

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駒伯郤克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軍中易乘則恐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重故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也少進馬還又

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怒之怒其違命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

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杜注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今屬山西平陽府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茍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穀臣楚王子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周頌時邁篇櫜韜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功業遂大信哉王能保天下也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鋪布也繹陳也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綏安也屢數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耆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

幾危也　兵動則年荒　祀先君告戰勝　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晉罪無所犯

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石制鄭大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于也言禍亂憂病于何所歸乎數之歸于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據城濮之戰得臣偁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稱林父及楚子戰惡以晉臣與楚君抗禮

故云不與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勝戰勝皇門鄭郭門放乎路衢路衢郭內衢道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茅斷曰藉不斷曰旌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割肉之刀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言已有過于楚邊垂之臣謹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沛焉怒有餘之貌君如矜此喪人自謂已喪亡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六十稱耋七十稱老謙不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自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

是亦莊王謹不斥鄭伯之辭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為惡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如燕尾曰旆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旄首曰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艾草為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于四方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古者出四方皆當有所喪費喻己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是以君子篤

于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善用心曰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荀林父也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佚備遇徒

得渡水去也

穀梁傳 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不書救鄭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也中國與楚戰無論勝敗皆以中國為主故書晉及徐邈以為内晉而外楚是也將稱元帥乃史策之通例胡氏安國謂戰以晉主之責其非觀釁之師敗以林父主之責其不能制命皆非經之本義

秋七月

附錄左傳

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貞子士渥濁）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

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巫臣楚申縣尹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免之拊撫慰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

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御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于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楚莊得陳鄭而不有傳以為賢觀其滅蕭則知前日之釋陳乃料其國大衆心難移而非果能以德

禮屬諸侯也蕭既滅亡必無赴告蓋楚莊既服陳鄭北挫晉師於河上遂有鞭笞天下之心故以滅蕭告於諸侯以相震懾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杜注衛地濮陽縣東南在今直隸開州東南長樂里此大夫同盟之始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經俱稱人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蕭乃宋之附庸在宋之南去楚千有餘里楚既敗晉又直抵宋郊滅其附庸故宋衛曹皆懼而欲倚晉然晉及諸國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以自彊而徒要盟以禦楚末矣其書同盟葢晉霸既衰諸侯散而復合故載書以是要言耳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陳貳于楚故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

而以死謝晉爲卜

四年衛殺孔達傳

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問陳故也但陳有弑君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可深責也故衛以救書示陳之無罪而被兵也然宋之伐陳雖過而輔霸之義則正衛之救陳雖善而背盟之罪難辭直書而其義皆著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公羊作伐衛

左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洩不肯平之憾也間歲而齊又伐之徒以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耳莒豈負齊魯之邑哉書師見用大衆以扼小邦也

夏楚子伐宋

左傳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　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不背盟言故也

楚伐宋以宋師嘗伐陳也陳不與清丘之盟晉所當問而不能問宋代晉伐之以犯楚怒又晉所當救而不能救諸侯何恃哉胡氏安國謂宋伐陳以召楚兵則楚人有辭以伐故書其爵謬矣上年滅蕭明年圍宋兇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書楚子以見其君親將耳陳蔡世服於楚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爭霸敗宋於泓楚穆爭霸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以侵宋此年

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宋人力屈求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圍宋非悼公之略則不待襄公之末盟于宋而南北分霸早見矣

秋螽公羊作蝝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清杜注一名清原今山西稷山縣西北有清原城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

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

穀之謂乎

穀違命喪師復召狄謀亂討之固宜而稱國以殺

不去其官者何將責元帥林父不能制命晉侯既

復其位自戰邲至此逾年矣何為始討其罪意穀

好剛任直當國大臣多惡之會楚復伐宋故追咎

前敗而清之師謂穀召狄亦附會以成獄辭如郤

至實召楚師之類耳故稱國以殺見其出於君大

夫之喜怒而不去其官見其非死於軍刑也

附錄左傳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亢禦也 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

宣公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殺告故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達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其子使復其位

孔達自縊而稱國以殺端本清源之意也進謀者臣而制命者君始則用其謀以行私終則殺其人以謝過可乎此與魯刺公子買之事無異故不去其官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于邲鄭遂屬楚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使鄭自謀

而來服晉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于楚子張務公孫

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有讓國之禮事在四年

晉以救鄭致敗于邲鄭乃翻然從楚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晉景奮然自將以伐鄭自是合諸侯以伐鄭者一同盟者四皆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亦服是以為國貴自彊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申舟無畏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屨及于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蒲胥楚市言其

興師甚速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莊始則滅蕭以逼宋繼則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至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宋為晉受兵而晉坐視不救咎在晉耳胡氏安國於衛人救陳以為著宋之罪而伐宋圍宋皆曰宋所自取失經旨矣晉之失謀莫過於置宋不救盖果能悉師救宋因宋以守雖勝不可必而楚人糧盡師老無功而退天下諸

侯畏楚之殘服晉之義必將改圖北嚮而霸事可成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折而入楚則餘威震於齊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甚矣晉人之昏冥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穀今山東齊河縣西北有晏城寰宇記謂之晏嬰城桓子晏嬰父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

宣子高固子家其亡乎子家歸父字懷于魯矣懷戀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

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有震鄰之恐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以謀其不免但素服於齊而方是時楚使申舟聘齊是齊楚之交已合也故先遣歸父會穀以覘齊之向背以將會楚告所以盡事齊之禮而恐逢其怒也至以大夫會諸侯則自單

伯會鄭公孫敖會戚已為故事於歸父不足責矣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物玉帛皮幣也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獻功獻其治國及征伐之功于牧伯容貌容顏威儀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年傳

自楚莊討陳亂挫晉師圍鄭圍宋威懾中夏然鄭宋被圍始皆闔城固守力屈而後求成獨魯不然兵未及國望風而靡僖公二十一年楚獻宋捷魯君會薄先諸侯而趨之今楚方圍宋歸父復及宋之未平而求媚焉文仲竊位不能正僖公之失固不足怪孟獻子賢大夫也而倡薦賄之謀亦可鄙也已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伯宗晉大夫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不恥救宋故伯宗為言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欲為義者不行兩信欲為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墜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

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馬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示無去志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古人以城

下之盟為恥故寧亡不從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盟不書不告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據十二年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已也已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登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圍者見圍之國秣以粟置馬口中柑以木銜其口不令食粟示有畜積肥者體肥之人使應客示飽足也情實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

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穀梁傳　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吾人謂大夫歸父存在也

不書宋及楚平而曰宋人楚人衆辭也君臣上下同欲之也葢宋之力屈而楚師亦幾頓矣故皆以得平而息師為幸也丈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即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猶不書也至是

年乃書之盖陳蔡鄭許已若楚之内臣宋復不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赤狄別種以國名為氏子爵也今山西潞城縣即其地縣東北有古潞城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儁絶異也後之人繼酆舒者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

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杜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今山西長治縣西黎侯亭是也又山東范縣有黎侯城則黎侯失國寓衛所居之地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玆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當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也制字之體正之反為乏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曲梁杜注廣平曲梁縣今曲梁故城在直隸永年縣東北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言其去俗歸義適足以亡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猶不顧也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如衛侯燬滅邢之類卑國月卑國謂附

庸之蜀如齊侯弒來之類夷狄不日如楚滅江黃吳滅州來之類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以待晉救晉坐視不前以致諸侯皆南嚮而事楚晉乃用大師以滅潞氏明年又伐甲氏及留吁其棄諸侯而隳先業可愧莫甚矣潞國名赤狄之別種也凡滅國而奔者不名其位或未絕也以歸者名之責其無興復之志也惟夔子不名先儒以為無取滅之道理亦可通

秦人伐晉

左傳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 輔氏杜注晉地今陝西朝邑縣西北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 稷杜注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在今山西稷山縣南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故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拒秦而自東行定狄地 立黎侯而還 狄奪黎土故晉復立之 及雒 晉侯還及雒也雒杜注晉地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武子魏犨顆之父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

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亢禦也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茲復伐晉必楚人既服鄭宋有力征中夏之心故使秦出師以相牽制俾晉不暇南顧耳幸而楚旅旋卒晉得以其間挫齊致宋諸侯復合尚能與楚相抗不然則諸侯駢首南鄉雖欲分霸而不可得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子

公羊傳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札其字也不稱伯仲者避同母兄弟知其為庶兄也

穀梁傳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兩下相殺也若言殺其大夫則是上殺下非兩下相殺矣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

忿懟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矯王命以殺之也桓襄以前列國交相侵伐是外諸侯不稟王命也至王之庶長一朝而殺世臣二人則内卿士亦不奉王命矣故以為非常而志之不稱子札而曰

札子諸家之説皆穿鑿而不安似史文舛誤當闕所疑

附録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瓜衍今山西孝義縣北有瓜城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説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此物此事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

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文王篇錫賜也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為魂魄為八年殺趙同傳

秋螽

宣公煩於朝聘賂遺之末竭內奉外人事乖而戾氣應之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公羊作牟婁杜注杞邑莒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時已為莒邑杜注疑有誤

高固自以事出魯宣使大夫候之於途謟事外臣書之以示貶也

初税畝

左傳初税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税不過此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税畝者何履畝而税也按畝加税初税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税也何譏乎始履

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而借民力以什與民自耕其一為公田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借民力治公田不稅其私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八家皆私百畝中百畝為公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

税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 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公田百畝中又以二十畝為八家之宅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始變法以厲民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宣公因國用不足既収公田之入又履私畝而税之是倍取於舊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

冬蝝生

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始生曰蝝既大曰螽蝝生例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聞災當懼而反幸者猶曰宜得此災有受之者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謂宣公變古常制而稅畝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人君覩此則宜遏災而懼知所變計

穀梁傳蝝非災也初生故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非責也

螽之始生即為蝝方螽於秋冬又生子災之及民重矣螽飛蔽天或來自他處故不言生蝝生於境

內人見其生故異文

饑

左傳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民無菜色今宣公一遇螽蝝遽至於饑則以平時不知務農重穀以待緩急之需也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而不書饑蓋當其時猶知告糴以救災也宣公之篇

書饑者再是旣無倉廩之藏又乏救荒之策惟坐視其民之饑而死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杜注赤狄別種胡氏注留吁謂之純留今山西屯留縣南有故城

左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當在今山西潞安府境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

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賞不僭刑不濫也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甲氏者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前此楚人圍宋晉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於潞氏甲氏則窮搜不已且欑函之會無幾時而滅狄者三蔑德棄信何以宗諸侯乎

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謝火公羊穀梁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瀍水西為王城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宣宮宣王廟至此不毁者有中興之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先王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作春秋上黜杞下故宋而新周

穀梁傳　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榭者講武之屋宣王中興南征北討其用武於四方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而興王之迹泯矣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伯姬魯女嫁郯者

婦人歸寧曰來出曰來歸齊人來歸子叔姬叔姬

無罪彊歸之也郯伯姬來歸伯姬有罪自取之也杞叔姬亦大歸也而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義尚有不當絶者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其過必有甚於杞伯姬者夫

附録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殽烝烝升也升殽于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

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卿雖享亦當用宴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大者非常之詞有者不易有也記其有者所以見其無也宣公享國十有八年而僅一有年故以為

非常而書之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宣公華而少實其於邦交以勢利為疏數來赴而不會其葬者多矣乃許昭蔡文皆會其葬蓋許蔡為楚之私公方附楚故不敢畧許蔡之喪紀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斷道杜注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獻子郤克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欒京廬郤克之介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私屬家衆為成二年戰於鞌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孟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杜注野王縣屬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治）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苗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於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舉皆也）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懐來者彼齊三人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不于清丘發傳者清丘魯不會故重舉以包之也

魯衛曹邾地皆鄰接於宋宋乃四國之藩蔽也宋析而入楚故四國自危晉亦懼楚故復結是盟其書同載書以是要言也穀梁以為外楚二傳以為謀齊葢外楚其本謀而晉方恐齊故亦命事於會耳

附錄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遄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

之見討也宣公既得國以後卑屈事齊惟恐獲戾逮齊惠公卒事齊之禮漸踈復附楚依晉以謀齊內不能守禮明政外不能講信修睦而傾側於彊大之間其何能國乎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是以貴之]

叔肸為宣公母弟生不見於策書死不稱公子則未為大夫明矣非大夫而書卒以其賢也傳稱得春秋之義者二衛侯之弟鱄以政刑無常潔身去國叔肸遭宣公大逆孔懷之誼不忍奮飛終身不

食其禄皆處變而得其宜然叔肸所為内可以盡私恩外足以維公義故傳於鱄曰合於肸曰取貴則賢於鱄逺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太子臧穆公子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郢偃逃歸

齊霸國之餘晉文資其力以敗楚自文公卒齊不

復從晉盟晉方不競於楚是以問不及齊至是以諸侯同心外楚徵會而齊不與乃毅然親將以伐之實得繼霸之義搴之戰雖曰逞忿然自是齊服而東諸侯無貳心無會不與無役不從與楚相抗者近百年不可謂非謀國之善也

公伐杞

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㒒立杞伯終其世不來朝盖疾其躬

為大惡雖不能討而恥相附也故憾之而親伐焉

然適以自暴其惡而張杞之義耳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鄫穀梁作繒

左傳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

公羊傳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傳　戕猶殘也捝殺也捝謂捶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罪鄫之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邾文公時曾虐用鄫子然尚以會盟于邾也今乃使人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則鄫豈虛無人乎至邾人滅人理而悖天常則不待貶而惡見矣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梁作呂楚始書卒

左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牽是楚于

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冬蜀杜注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泰安州西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絶其葬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卒正則日不正乃不日夷狄進之則日不論正不正故云簡之

楚君至是始書卒魯事之一如齊晉故著於策書也不書葬孔子削之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春秋恐民之惑故不稱楚越之王喪葢辟其號而不書其葬也楚入春秋百年武文成穆未敢有窺周室之心至楚子旅而觀兵問鼎力征中夏聘於齊晉直用王使過賓之禮非天奪其年不盡臣天下之諸侯不止也卒書其故爵葢黜其淫名以正君臣之名分而先儒乃謂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卒之其義悖矣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左傳

宣公用歸父之謀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事未嘗不正而宣公甞歸父逐三桓之勢益張豈惟謀之不審哉其道固不足以勝三桓也仲遂身為大逆而任其子以圖世族義既不足以動人晉政方在彊家而藉其力以逐内臣則謀亦不能以自遂使能信任仁賢修明政教漸収其威柄則三桓必有

哉志公室可以自張然宣公簒弒之人豈足以語

此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 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羊穀梁作檉杜注魯竟也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事齊通楚以失晉援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 臧宣叔怒曰 宣叔文仲子武仲父 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許宣叔名時為司寇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復命于君既復命袒括髮袒衣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踊辟踊也成踊成三日五哭踊之禮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守宣公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捐棄也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

至梩遂奔齊遂繼事也

歸父謀去三桓會公之薨季氏乃追論仲遂弒君之罪而逐歸父觀傳所載行父倡言臧孫逐之若無嗣君者行父罪不容誅而成公不足有為亦於此可見矣歸父奉使而還聞君薨家遣常人當此

必震懼失常而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則猶能守禮者惜乎其始謀之不臧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三十